

开窍课

向兆国

前几日，漫不经心玩抖音，无意间刷到一个名叫《舒导山沟沟变形计》的视频，主讲人是舒老师。我静静听完他讲述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悄然收藏了那段视频。那声音里有一种质朴、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站在讲台上那些峥嵘岁月，想起那些调皮捣蛋却又天真可爱的孩子们。

舒老师设计“人生开窍课”，带着十几个孩子走进边远乡村，用十天九晚时间，让他们在劳动中感悟人生，在艰苦中净化心灵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回归？

视频里，那些刚出校门，又远离父母的孩子们，个个眉飞色舞，心花怒放，以为这是老师带大家的一趟游山玩水之旅。脱离父母唠叨，逃离课堂束缚，他们清脆的笑声，像山涧泉水。可这泉水还没流到第二天，就被现实击得粉碎。

第二天清晨，舒老师宣布此行规则：手机上交，零食没收，未来日子，要自谋生存，要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。有个少年不屑一顾地扛起锄头，嘟囔着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可当夜幕降临，一整天劳作换来的，竟是几个洋芋和洋葱，他脸上写满了惊愕，嘀咕道：“老师是守财奴。”老师不徐不疾地跟他们算账：“房租、水电，你们那点劳动值多少钱？”这便是体力劳动的真实模样。

更让人动容的是那个夜晚。十几个城里孩子手忙脚乱地生火做饭，三个多小时才勉强弄熟一锅洋芋。男孩捧起饭碗，指尖触到温热碗壁，鼻尖一酸，眼眶泛红：“妈妈日日为我烧菜煮饭，我怎能再对她恶语相向？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，激

起了层层涟漪。

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孩子们眼中的光，那是一种顿悟的光，一种开窍的光。

第三天，情况发生了逆转性变化。有人在地里累得直喊要回家，有人泪眼婆娑，有人想念汉堡包味道。可是没有退路，只有老老实实劳动。黎明时分，没有孩子主动早起，请求多干些活，多换些食物。赖床的也被同伴硬拽起来——“不起来干，晚饭就没了！”苦难是最好的老师，它教会了这些孩子什么叫责任、什么叫团结。

到了第六天，老师带着孩子们去镇上卖菜。有的孩子叫卖半天只挣了几元钱，有的看着菜快要烂了，只好打折处理。劳动结束后，老师让他们去超市逛一小时。那些平时见了零食就左买右买的孩子，却在那里踟躇不前，手里攥着辛苦挣来的钱，怎么也不舍得花，悻悻离开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钱好花，钱难挣，分分皆辛苦。

最令人动容的，是第九天——老师带他们徒步六公里，亲身体验乡村孩子翻山越岭上学路。那蜿蜒崎岖山道，那道道陡峭坡坎，让孩子们真切地明白了什么叫“来之不易”。有学生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一定要珍惜在城里学习的好环境，再也不浪费每一分钟。”

这让我想起了陶行知先生的话：“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。”这位伟大教育家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告诉我们，教育不能脱离生活，不能脱离实践。可我们现在的教育，却常常把孩子们关在教室里，让他们在题海战术中丧失了对生活的感知能力。

舒老师的“开窍课”，看似简单，实则

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。没有一句说教，没有空空泛泛的道理，孩子们在汗水中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，在劳作中懂得了父母的不易，在饥饿中体会到了金钱的价值。

作为曾经的教育工作者，我深知现在的孩子最反感的就是空洞说教。父母、老师天天都在大谈道理，可这些话，像雨点落在石板上，滑走了，留不下半点痕迹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切身体验，没有身临其境感受。舒老师成功之处，就在于他用体验代替了说教，用劳动代替了训诫，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悟出道理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

自然是最好的老师，劳动是最好课堂。我们要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，用眼睛去观察美，用心灵去感知美；我们要让孩子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，在汗水中体会生活真谛。家长不能越俎代庖，老师不能纸上谈兵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学生农忙假很有意义。

这场“开窍课”让我明白，教育不是灌输，而是点燃兴趣；不是训诫，而是唤醒心灵。当孩子们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时，当他们在集市上叫卖蔬菜时，当他们为了一顿晚餐而忙碌时，他们的心灵正在被一点点打开，主观能动性正在被悄悄唤醒。

愿这样的课多起来，愿我们教育回归常识，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开窍，在体验中顿悟成长。作为家长和教师，我们不要急于说教，而要创造机会让孩子们自己去感受、去体验、去顿悟。正如舒老师所做的那样，给他们一片天地，让他们在风雨中成长，在劳动中开窍。这，才是教育真谛。

修空调的老邱

翟长付

认识老邱，是我第一次搬店。那时候的老邱还是小邱，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。

刚出来创业那几年，举步维艰。我离开竞争激烈的大市场，来到这座制造业发达的小镇。搬家搬店虽然很累，很多东西却舍不得丢。小邱是空调安装师傅，当时是两个人来的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临走时，小邱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。

第二次找小邱，是店迁至新建的五金市场。打电话给他，我一报出店名，他连连说道：“我记得你，记得你，你是卖不锈钢材料的老板。”快三年了，他竟然还记得我，真是有心了。

再一次找小邱时，是店里的空调不制冷。那时候微信刚刚开始流行，小邱有了自己的空调维修店。他停好摩托车，抬起胳膊用衣袖擦汗：“店里有点忙，担心你这里没有空调吹，赶紧过来了。”给空调加好制冷剂后，小邱说：“老客户了，只收材料费。”我没理他，硬是塞给他一百元。

买了房以后，我们家四个空调，都是小邱直接从厂家调货的。小邱带来一个工人，可他还是亲力亲为装好空调，还帮我在客厅装好空调专用插座。空调装好后，我留他和工人吃饭，老伴炒了几个家常菜，从没吃过北方菜的小邱，直呼好吃。那个晚上，我们两人喝了一打啤酒。

旧市场拆迁时，小邱在市场里帮别的店拆移空调，忙好后跑到我店里把空调拆下来，叮嘱我搬到新市场就微信他去安装。那一次，我没给钱，给了他从老家带来的一条香烟。小邱笑着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戒烟了？别

送你香烟没处去了，让我也沾沾老板的光！”

天气热了，老伴让我把空调过滤网清洗干净，顺便检查一下状况。还真查出了问题，主卧的空调不制冷了，连忙点开微信找小邱。奇怪了，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他的微信，难道他改行了？从手机联系人中找出他的电话，试着查找好友，他的微信名变成了“美的老邱”。给他留言，说不急，啥时候方便就过来看看。晚上，他回话说，这几天有一个厂搬家，迁移的空调多，过两天来看看。

在小区门口接到他，他打开车窗，我有点惊讶。咦，才三四年未见，四十多岁的他两鬓斑白，微信名偏偏还叫“美的老邱”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：“我现在是美的空调代理商，咋的？快五十岁的人了，难不成还要叫我小邱？”

我家主卧空调压缩机坏了不成，老邱说：“前些时间刚好收到一台旧空调，也是这个牌子的。”等他回去拆来压缩机，更换并加注制冷剂，打开空调，房间里很快凉快起来。我拿出一条烟给他，他摇摇头说，烟戒了两年多了。我顺手从冰箱里，拿出一瓶饮料递给他。

老邱告诉我，这几年他老家出了不少事：先是父亲患病走了，隔年，母亲上山挖笋时又摔断了腿。就这两年，他的头发全熬白了。老邱喝了口饮料，停顿了一下说：“好在女儿大学毕业，找到工作挣钱了，大儿子今年高考，小儿子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，来店里帮忙。”老邱抬起手挠了挠白发：“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，儿女们都长大懂事了，头发白了也值了。”说着说着，老邱睁大眼睛，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。

故事可以继续写下去

郑盼

那日的阅读课上，我无意中提到了蒲松龄的“小茶馆”。不知怎的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小学时代——那个阅读匮乏的时期。

那时候，我是在班级的读书角里读到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的序言，作者罗琳介绍了自己创作历程：在创作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时，罗琳还是一位单身母亲，租住的房子没有暖气。为了省电费，也为了取暖，她每天推着婴儿车，找到一家叫“大象屋”的咖啡店，点上一杯最便宜的咖啡，然后坐在角落里写一整天。

后来，那个魔法世界的雏形——霍格沃茨、魁地奇、伏地魔——就是在咖啡香和奶渍的陪伴下，一笔一画诞生的。

如今，爱丁堡的“大象屋”咖啡馆，早已成为全球哈迷的朝圣地。

至于蒲松龄的“小茶馆”，我是通过央视的纪录片了解的。

清朝初年，山东淄川，屡试不第的蒲松龄在老家路边设下一个简陋的茶摊。他不为卖茶，而是“见行者过，必强与语，搜奇说异”。只要过往的行人愿意坐下来，给他讲一个乡野奇谈、鬼狐轶事，就能免费喝上一碗粗茶。

没有书斋，没有俸禄，一个落第秀才，硬是靠着一碗又一碗的茶水，从南来北往的路人口中，淘出了一个新奇故事，是它们构成的《聊斋志异》世界。

说来奇怪，小时候的我并没有读过《聊斋志异》，也还没看完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，但这两个故事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了记忆里。它们是我最初关于“作家如何创作”的全部认知。

后来慢慢长大，我才渐渐品出这两个故事背后的力量。

蒲松龄的茶摊，带着一股市井烟

火气。他本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乡村塾师，或者继续埋头八股文，盼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。但他偏偏选择了最“不体面”的方式——摆茶摊，听闲话，记鬼怪。一个读书人，放下身段，与贩夫走卒、乞丐行商坐在一起，只为换取那些“不经之谈”。这背后有多少冷眼与辛酸？可他不在于。他用一碗碗粗茶，换来了《聊斋》里四百多个故事。让无数被正史遗忘的民间声音，通过光怪陆离的故事演绎出人世百态。

而罗琳的咖啡店，则是另一种狼狽。贫穷、孤独、被拒绝——她的初稿曾被十二家出版社退回。爱丁堡的冬天寒冷刺骨，她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一天，只敢点一杯咖啡，生怕服务员赶人。那个叫哈利·波特的小男孩，戴着圆眼镜，额头上有道闪电形伤疤，就这样在咖啡馆的角落慢慢长大。她把所有的希望、勇气与想象力，都倾注在了这个虚构的世界里，因为现实世界中，她几乎一无所有。

这两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：那些光鲜的作品背后，往往藏着人们看不见的热爱与坚守。

创作从来不是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的事。没有书斋，就在路边摆茶摊；没有暖气，就去咖啡馆蹭暖。蒲松龄和罗琳，一个在古代中国，一个在现代英国，隔着三百年的岁月和八千公里的距离，却做出了同样孤独而勇敢的选择——在最不理想的环境中，坚持做自己认为最热爱的事情。

如今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总会想起那个在茶摊前“强与语”的落第书生，还有那个在咖啡香中伏案疾书的单亲妈妈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：条件从来不是限制，放弃才是。只要还有一碗茶、一杯咖啡、一支笔，故事就可以继续写下去。



四月八风情

赵天恒 摄

取景框里的火车

黎玉松

味”地在铺着木枕的P50钢轨上摇摇晃晃地前进。那时，作为等外级的黔桂铁路，坡度大，曲线半径小，设备陈旧，线路质量令人担忧。作为工务段养路工，我们看到火车开来，都躲得远远的，担心那摇摇晃晃的车皮突然倒下来砸到我们身上。过了不久，东风4D机车被淘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东风7D大马力内燃机车。橘红色的东风7D大马力内燃机车高大威猛，动力强劲，牵引着10多节车皮，在已经升级为混凝土枕、P60钢轨的铁道上飞驰，那响亮的汽笛声响彻云霄，震撼人心。当它轰隆隆驶入相机取景框，我轻轻摁下快门，总是能捕捉到满意的精彩画面。

2009年，我所在的黔桂线改造工程结束，新改造后的黔桂铁路为国家一级铁路，最高时速达到140公里，是当时贵州省内时速最快的铁路。那高大威猛的东风7D内燃机车，全部被韶山电力机车取代。电力机车轻快地拉着长长的货物列车、客车，飞驰在黔桂线上，像山风的影子。那时，被称为贵州高铁先行者的“蓝箭号”“先锋号”动车组在黔桂线上驰骋，贵阳至都匀运行时间仅

需55分钟，比原来的绿皮火车缩短4小时左右。而我手中的相机已经升级为数码相机。数码相机单反相机拍摄十分便捷，取景框里的画面，所见即拍摄所得；数码相机，更方便储存和投稿到报社。占据镜头的，更多的是电力机车、“蓝箭号”“先锋号”第一代动车组。

自从2008年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投入运营后，贵州这个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，很快也迎来高铁时代。2014年12月，时速350公里的贵广高铁开通；2016年12月，沪昆高铁贵州段开通；2023年9月，贵南高铁全线开通。我的拍摄装备也与时俱进，入手了航拍无人机、新款数码相机，足迹遍布贵州大小铁路干线。在相机取景框里，七彩列车亮丽的身影让我目不暇接：在黔桂、沪昆、川黔、渝贵铁路，在贵广高铁、沪昆高铁、贵阳环线铁路，我拍下许许多多动车组飞驰的精彩瞬间。

数十年追拍火车，我有幸以镜头为笔，亲历山河巨变，不觉之中，成了新时代发展的见证者、记录者。我拍下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火车，浓墨重彩记录了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。